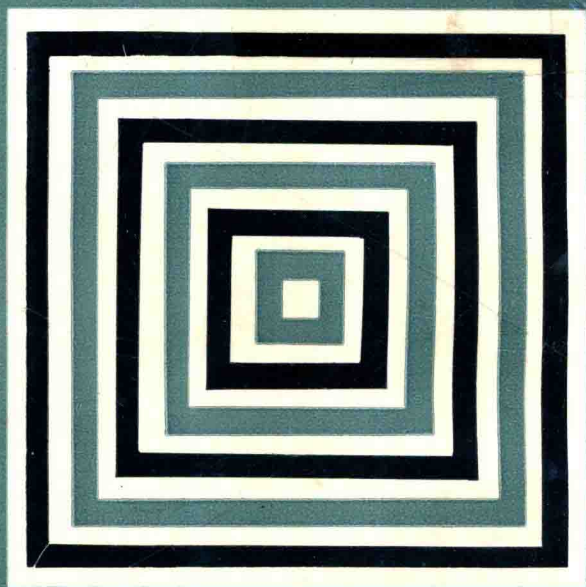


陳
布
雷
回
憶
錄



著雷布陳

五之書叢學文記傳

陳
布
雷
回
憶
錄

陳
布
雷
著

五之書叢學文記傳

傳記文學叢書之五（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陳布雷回憶錄

每冊定價新臺幣五十元

著者：陳 布 雷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三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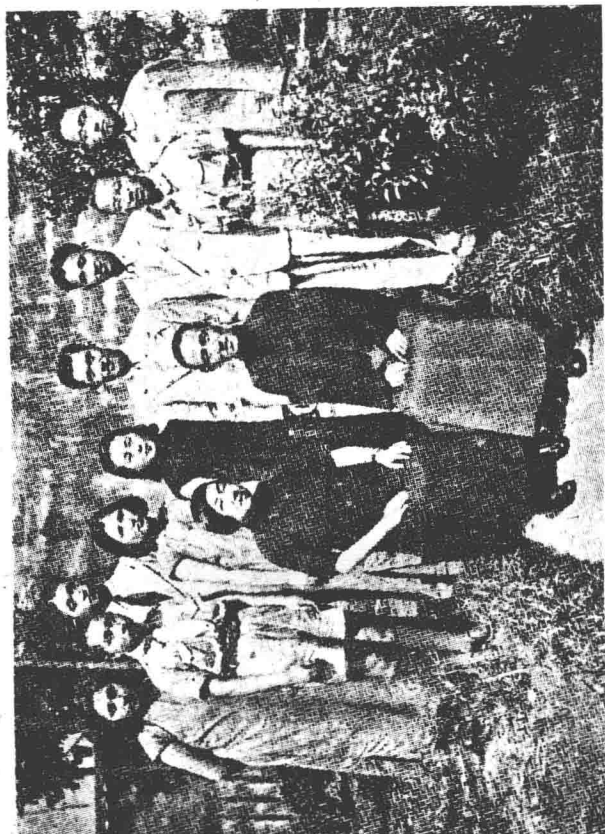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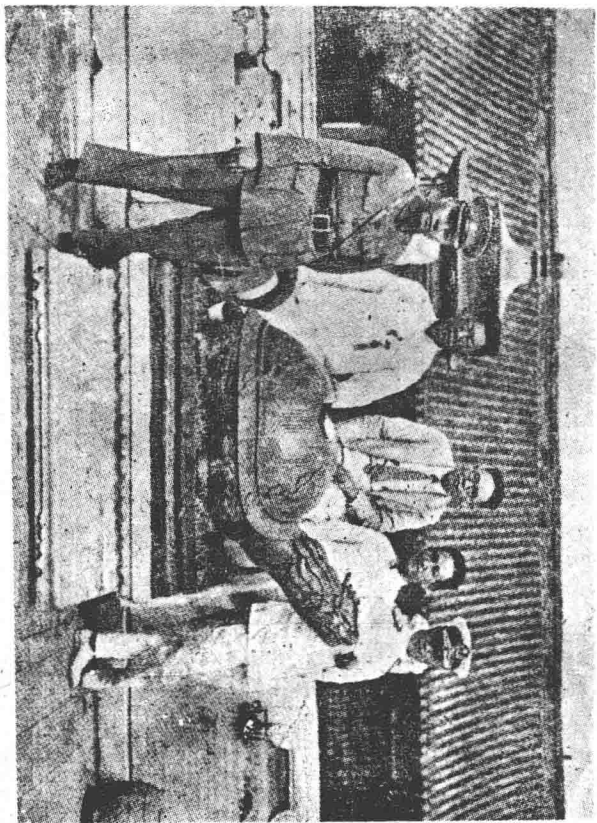


攝所時嶺牯在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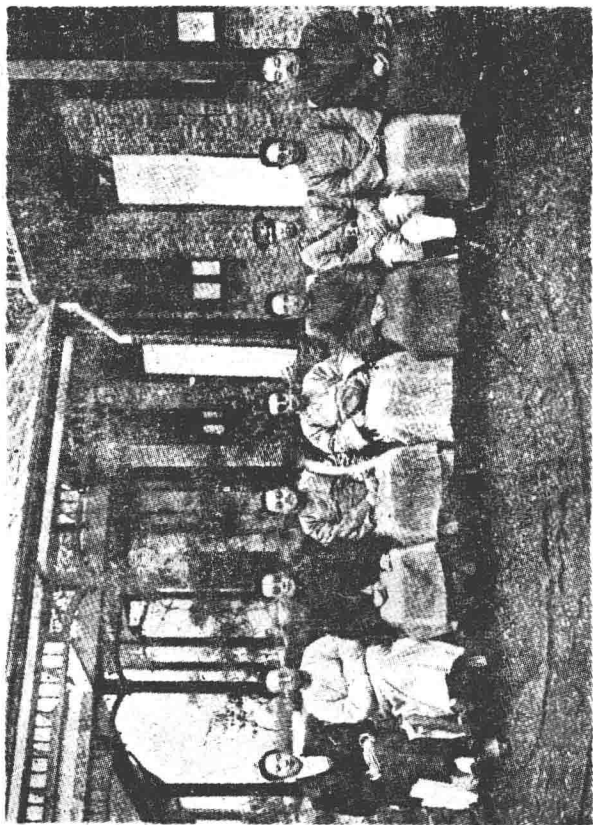
陳全氏家合影

誘女長 璽世王媳長 邁子長 邁兒三 遂兒六 者坐排前 者坐排前 左至右自者立後
 士女默允王人夫陳 雷布陳 雷布陳 邁兒五 邁兒五 邁兒二
 璽女長 邁子長 邁兒三 遂兒六 遂兒二 邁兒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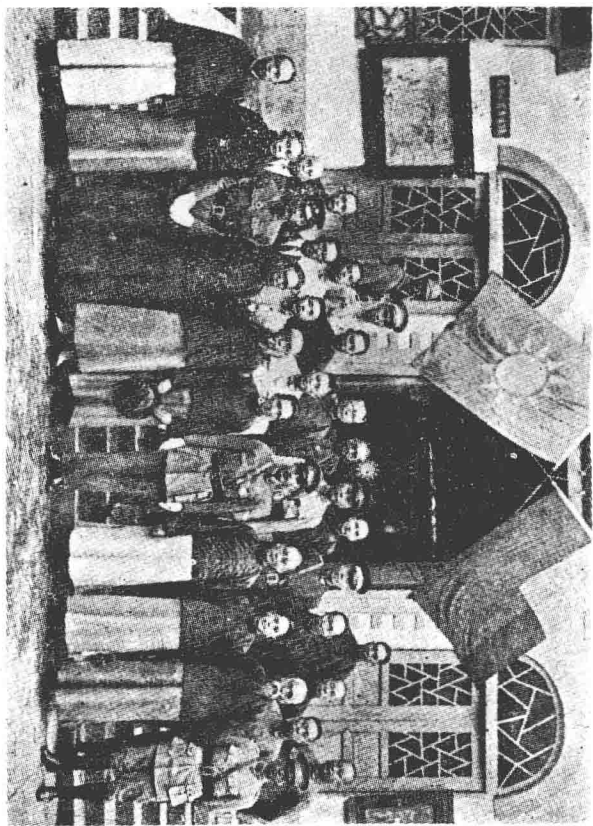
行之平北

羣 張 倫家羅 禮同袁 雷布陳 寬紹陳



代時長廳育教省江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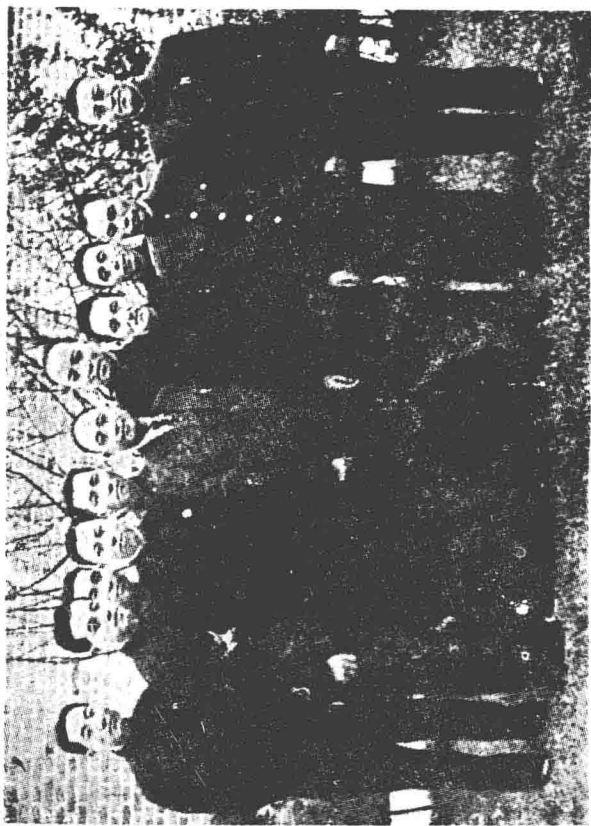
遠士沈 鈞振程 江靜張 雷布陳 明世朱 禮文鄭 來懋徐 左至右自
樹寶霍 心石劉



南雲巡出

冠紹丁 雷布陳 長員委蔣 雲 龍 知白龔 嶽鍾周 起人二第右排前

佑丕袁 銘嘉廖 瑛 胡 安子陸



侍從室代時

賢集盧 鵬兆古 澧寶榮 雷布陳 方陳 遠平於 誠自蕭 左自右自
 華國俞 果惟李 謀參 章日汪

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用

市當克五子誕辰
密靜致遠
澹泊明志
時社 中正名社
向慕之意也頓頌
聯誼以增恩義
堂以祝特書

三月廿四日

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用

市當克五子誕辰
密靜致遠
澹泊明志
蔣中正敬書

余於民國二十五年夏在廬山追憶少年往事，為回憶錄一冊，所記皆
個人經歷，並以家庭事。至民國十年余卅三歲時為止，今忽已五十年矣。
此史女唐詩續紀卅三歲以前事，而公務較繁，卒年時暮，未遑親
筆也。今年六月，養病於老鷹岩，事簡多暇，乃就所記憶者，分年
追述之，至二十八年終為止。（此四帖第二冊）事蹟，異具於斯，追述時
久遠，追憶乃難，或有年月詳訛之處，尚待異日補正耳。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吳曼成

陳布雷先生墨蹟

前記

先夫子布雷先生逝世，迄今將兩月矣。人天永隔，欲語無從。茲值回憶錄付梓之日，余重讀此三十年來，憂患備嘗，甘苦與共之生活記叙，中心悽感，不能自己！

先夫子一生，誠可謂歷盡艱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於一身，時弟妹衆多，皆未成立，宗族鄉黨諸事，俱待規劃、繼理。先夫子乃辭去教職，一意家居，日常瑣細，無不躬親料理。蓋以此爲自身責任所在，不容趨避，雖因此犧牲一己之精力事業，亦無所惜。其服務於新聞界及政界，此種強烈執着之責任觀念，始終爲其思慮決斷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時挽回，終至日趨衰病，此實亦原因之一也。

先夫子體質素弱，髫齡時即患頭痛。回憶錄中，於歷年健康狀況，亦多所記載。惟於日常交往，終不願以病態流露，故雖至親好友，亦多不知其體力衰弱。壯年服務報界，日夜辛勞，神經衰弱之症，乃益加深。尤以抗戰期間，留渝八載，工作緊張，生活困苦，身體更感不支。勝利後親友有知其衰老者，多勸暫作休養，以期恢復健康。余亦百方譬解，勸以報國之日方長，務以自身健康爲意。近兩年來，先夫子雖亦於政務稍暇時，或乞假休息，多則一月，少或一週，但身雖居家休憩，不數日而心中又念念不忘於京中待理各事。且以國家多難，奈何自身偷閒爲責，實從未能達到恢復健康之目的。

先夫子一介書生，從政本非素願，且以生性不近，時作擺脫之想，故先期歷任政府職務，僅自賃旅舍以居，從不携眷，蓋每以爲不數月即可辭歸也。及中日戰起，感於國多艱難，正需羣策羣力，凡能有所効命，固當萬死不辭，此時告退何異放棄責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輕棄帆楫？乃憑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戰勝利，大敵雖除，而國人醉生夢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圖國家民族前

途之光明。先夫子觸目傷心，中心抑鬱，不能自解。加以體力日衰，報國無從，乃時時引咎自責，嘗謂人生誰不樂生，但如體力精神已不堪工作，徒耗國力，愧對民衆，生不如死，故遺書中，力勸友朋及時努力國事，勿使老大傷悲。是以先夫子之死決不是僅爲一人、爲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志在以一死勵大衆也。其日記函札，間亦隱約流露此意，他日付印問世，其志當可大白。先夫子常謂：一待國家太平無事，即當擺脫政務，重回新聞記者之崗位，專以文章報國。不料國事螭蟻，日復一日，先夫子爲責任心所驅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勝任，祇得勉力爲之，終至心力交瘁死而後已，素志迄未得償，悲夫！

先夫子五十初度之日，蔣先生曾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八字以贈。此雖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蔣先生貽此八字，可謂知其最深。蓋淡泊爲其立身之根本，寧靜爲其處世之中心；淡泊則所以能與世無爭，寧靜則所以能堅忍不拔。余與先夫子朝夕相共者三十年，此種性格知之最深，先夫子在日，訓示子女恆以「正直平凡」四字相勉，謂能守正直，則不致爲環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澈了解自身之能力志

趣，以謀對國家社會作適當之貢獻。世人綜論先夫子一生，多以事業文章相推許，不知先夫子自謂對國家不過能盡力，於文章不過盡心，其縈繞中心朝夕與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以爲人生百年，當謀如何發揮生命最大之能力，以無負天賦各人之神聖責任。此責任固不論大小輕重，但期能精誠專注，全力以赴，貫徹始終，即可不負人生真義矣。

今年夏季，先夫子體弱過度，養痾廬山，一日小坐閒談，道及近來健康情形，偶謂「先妣謝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見背，則四十九。吾今年五十九，較先人之壽已長矣。」不料當時無意一言，竟成讖語，今日思之，悲痛曷已！

回憶錄爲先夫子所自撰，於二十八年夏續成於重慶郊外之老鷹岩寓邸，自出生至五十歲止，所記爲個人求學及工作經歷，兼及家庭各事，特爲檢出先行付刊，至於五十歲後所記，以及論文書札小品等作，亦正整理蒐集中，一俟有成，則當陸續付梓，使人雖永逝，而精神文章得以長留人間，供人憶念，則平生之願足矣。

自序

余於民國二十五年夏，在廬山追紀少年舊事，爲回憶錄一冊，所紀皆個人經歷，並及家庭事，至民國十年余三十二歲時爲止，今忽忽且五年矣。諸兒女屢請續紀三十歲以後事，而公務殷繁，卒鮮暇晷，未遑執筆也。今年六月，養疴於老鷹岩，事簡多暇，乃就所記憶者分年追述之，至二十八年終爲止，爲回憶錄第二冊。余五十歲以前之事蹟，略具於斯，然時日久遠，追憶爲難，或有年月舛訛之處，尙待異日補正耳。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畏壘識

回
憶
錄
(一)